

年味未必长相似

黄桂元

说到年味,就不能不提春运。这是一年一度的几亿人的大迁徙,如今以“80”后“90”后为主力军,其规模可用“遮天蔽日”“排山倒海”“叹为观止”形容。尽管时下的春运交通吞吐量巨大无比,公路、水路、铁路、民航的运载仍很吃紧,这难不倒聪明的“新世纪”务工人员,比如,广东佛山是广西、四川等来粤务工人员返乡的必经之路,你会在年关逼近之日,赫然发现有数十万摩托大军浩浩荡荡,呼啸而去,那种壮观场面胜似无数候鸟在万里云天振翅群飞。如此种种,人们见怪不怪。若没有春运大潮,那还叫过年吗?

过年就要讲究年味,这在中国,似乎天经地义。古人把春节定在了每年的正月初之初,想来是有智慧的——建立了某种文化仪式感,约定俗成,深入人心。春节,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,是汉字文化圈最热闹、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,在这段日子,汉族和某些少数民族要举行祭奠祖先、除旧布新、迎禧接福、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的多种活动。年俗绵延至今,生生不息。

中国幅员辽阔,地域不同,民族众多,天南与海北,山区与水乡,城市与农村,年俗可以各异,年味却不能马虎。

在华北,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,有一长串的顺口溜家喻户晓,按部就班地做下来,虽然辛苦,却觉出被浓浓的年味笼罩着,过年的兴奋点随之逐日放大,直至步入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的高潮。家家户户在忙碌的过程中,有一种彼此传递、相互感染的乐趣荡漾开来。在旧时天津,日子再紧巴,年总是要过的。老百姓过年,门口可以没有春联,但必须贴吊钱,这里面的寓意是“钱”,吊钱是贴在屋外的,也有招财进宝的意思。我小时候,对初二的捞面情有独钟,后来知道,初二回娘家的日子,吃捞面既



事事如意(国画) 王少玉

迎接女儿和姑爷,还有敬财神的意思。那时候,许多人还有熬夜守岁的讲究,乐此不疲。这个习俗源于南北朝,如一首古诗写的,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,守岁便是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寄托和向往。

而今,那些与正月有关的顺口溜也只是说说而已,很少解人意地,老一辈人尚且不肯亦步亦趋,何况生长于手机微信时代的那些“新新人类”。不过,熬夜的人还是有的。我家就有一位。内人每年除夕都坚持守岁,无论多累多困,雷打不动,而且一定要看见天亮才肯合眼。在北京的民间,儿女除夕熬夜,可以让父母一年平安无疾,且熬夜时间越长,父母越健康。我最初表示要陪着,她善解人意地一笑,说有这份心就行,你和孩子该睡就睡,熬夜由我代表了。于是,每年大年三十晚上,我都是11点左右躺下,且心安理得。黎明时起床,朦朦胧胧中,我总能见客厅里灯光银白,老泰山的大孝女在沙发里独自端坐,一脸执着。我几次劝她,你也不年轻了,睡吧……她摇头,天还没亮呢。这熟悉的一幕,年年重复,从未间断,令人感慨。

前些年,央视春晚还能对年味起到一定作用。守着电视机,边看春晚边煮饺子,成了无数家庭在除夕的幸福时刻。随着时尚消费的多元化,人们对电视机的依赖早已成为历史。春晚的主持人换了几茬儿,一些常客却位置固定,那一张张公众面孔,年复一年中,在亿万观众的眼皮底下不再年轻,新鲜、惊艳,还有些人定格成了难忘的遗容。这未免让人生出日月如梭、今夕何夕的恍惚。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,我从刘希夷的这两句诗里,读出了更多的哲思。年味的主体是人,生活在科技信息时代,变革、创新成了流行色,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在变,生活方式、时尚观念、娱乐手段、交通工具、消费选择等等,都与往昔万别。希望年味保持原生态,这种愿望可以理解,却是不大现实的。就说拜年一项,过去少不了走亲访友,耗时耗力,现在连电话都省了,微信可以包办一切。有人认为,仅仅把春节当做一个长假,放任年味变得越来越淡,可有可无,缺少文化传承,未免失之于简单。我倒是觉得,老百姓过年,也未必必要搞得那么复杂,出外亲近大自然,走进电影院看大片,假在沙发里读村上春树或听柴可夫斯基,约上几位棋友、麻友在棋牌桌上摆开架势斗智斗勇,放松心情,皆无可不可。

过年就是个吉庆,身心放松,开心快乐,至于用什么方式,并无尺度,也难以量化,删繁就简,各取所需,尽兴就好。

“年”这头大牲口。虽说是窘迫了些,但也颇有创意,现在人们为保护环境踩气球听响,怕也没有甩鞭的创意有趣。

没炮放又没钱买,小孩子过年时还可以捡人家放过的炮屁股听响。那时候的鞭炮包装皮上,动辄就写着五百响、一千响、两千响、五千响、一万响,如同军备竞赛。其实我一直怀疑它们响得不够,总之不过瘾,像曹操赤壁大战时号称八十万,其实没那么多,孔明借的东风一到,一把火就点光了,像放了一串响声不足的鞭炮。不过,过年时那炮放过了听响,你又不是像兵丁一样盔甲列阵数人头,意犹未尽只好迁怒于炮不响了没响的,做工不精有哑火的,没响的炮就成了孩子们脸着玩的炮屁股。

农家那时为了保证炮仗干燥易燃,年三十晚上都要埋在灶火后头的炕席下暖着去潮气。大年一早拿出来,那炮仗暖暖的一盘像刚烤好的饼子,放起来清脆响亮。不过,即便炮仗暖得再干都有漏网之响,大年初一沿着巷子走一遭,在各家门口的炮屑堆里总有不错的斩获。大约是怕那点钱白花了,捡炮屁股也是大人们默许的,初一一大早各

身子!”

“我不冷,我想溜达溜达!”

“你不冷,孩子还冷呢!”

风云乐了,连忠看到,风云挂满泪珠的脸颊,乐得是那样甜美。

腊月二十八了,官南官北大街上人山人海,摊贩连成了一片,卖年糕的,打元宵的,卖糖堆儿的,卖大风车的,卖风车的,卖鞭炮的……

连忠陪着风云慢慢地走着,走到娘娘宫对面的广场时,风云的眼不够使了,这里,有卖吊钱儿春联的,还有卖年画的……

在一个古玩摊儿前,一尊佛像被风云一眼看上了,她不由得“啊——”了一声。

“怎么了,风云?”连忠吓了一跳,忙问妻子。

“连忠,那是祖师爷像!”风云大声地说着。她走到摊儿前,蹲下身子,双手捧起一尊二尺高的木雕佛像,仔细看了看,惊讶地说道:“这是戏神,没错,可惜没了眼珠……”

当晚,风云和连忠两口子在自己家的北房堂屋设了一个香案,案上摆着一个牌位,用小纸写着:

先师田起峰之灵位

牌位前是铜香炉、铜蜡扦和几盘供果。连忠先将蜡烛点燃,又上了三炷香。然后,风云恭恭敬敬地在佛龛前磕了三个头,佛龛里摆着一个塑像——戏神。(完)

一年,四时,八节,二十四气,七十二候,如果天天都庸常平淡如一,那人生过得还有什么意思。文似看山不喜平,生活也一样,也要有起有落,有冷静有热闹。于是,寻常日子之外,人们便兴起若干节日来加以调剂。而要说节日热闹隆重之最,又非春节莫属。

春节,又叫年。中国人的年,可以指某一天,也可以指某一段时间。过年,是一个愉悦持续递增的过程。谁说一切乐事都快得飘摇难留,过春节,于国人而言,追求的就是那份儿慢中有乐的感觉。要置办的年事多而繁杂,要讲究的礼节桩桩件件一样也不能落下,所以得慢慢来,一日事一日毕,忙着,盼着,春节就如期而至了。

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,从腊月开宗祠到元宵开夜宴,把传统

●灯下谭红 《红楼梦》中春节闹

朱建波

除夕一到,春节也就迎来了高潮。家庭筵宴,长幼咸集,谓之“合家欢”,今日“年夜饭”。“男东女西归坐,献屠苏酒、合欢汤、吉祥果、如意糕毕,贾母起身进内间更衣,众人方各散出。那晚,各处佛堂、灶王前焚香上供,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,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,两溜高照,各处皆有路灯。上下人等,皆打扮得花团锦簇,一夜人声嘈杂,笑语喧嚷,爆竹起火,络绎不绝。”怎一个亮字了得!怎一个闹字了得!

大年初一开始,至十五日之夜,前后半个月的时间,主要是相互拜年,请“吃年酒”,个中详情,曹雪芹已“不能胜记”,我们就无从赘述了。

●世相杂谈 陆沉

祁白水

东方朔在朝数十年,官不过侍郎,位不过执戟,但他不在,汉武帝就很开心。汉武常常赐食,吃饱了,就把剩下的肉内揣而去,衣服脏了也不在意;有人认为,仅仅把春节当做一个长假,放任年味变得越来越淡,可有可无,缺少文化传承,未免失之于简单。我倒是觉得,老百姓过年,也未必必要搞得那么复杂,出外亲近大自然,走进电影院看大片,假在沙发里读村上春树或听柴可夫斯基,约上几位棋友、麻友在棋牌桌上摆开架势斗智斗勇,放松心情,皆无可不可。

家点完炮吃完饭,一身新衣的孩子人手拈根香就开始了四处寻找炮屁股的乐子。

我过年捡炮屁股,可不像那些孩子一根根仔细地找,我是耍聚起来好好听一次大响的。许多收拾成堆的各色炮仗扎在一起,延长引信再大火点燃,那炮仗便化作惊天的气势,发出集体团结的一声巨响。再不济,实在无法用引信点燃,也可将其中的炮药悉数抖出汇聚一起,以香火燃之,乡间俗称气火。如同一个养大的了,虽无惊天之功,也有动地之感。

后来,开始随性写作,便把这一幼时捡炮屁股听大响的经历用来称赞那些有思想的文字。曾如是称赞一兄之雄文:思想之点滴如火药慢慢聚拢,多了渐成声势,像吾幼时捡拾、剥开一枚枚鞭炮里的药,凑成一堆,燃之,有巨大声响,比之原本一个一个的噼里啪啦惊天动地。

星期文库 过年的寓言之五

进击的铁骑

刘澎著

本书选取顺治、康熙时期关键历史瞬间做细节描摹,为我们再现大清开国的精彩史诗。——编者

一、大清剃发制度制定缘由

“留头不留发,留发不留头”,一度成为征服象征的口号。清朝入关后的剃发政策使得“平头”百姓在汉族中就不容易出现了,因为没钱人可能再留平头了。不过清朝这种种钱鼠尾辫的好处就在于任何男人,无论如何谢顶,也显不出来——在清朝只有“半秃”,绝不会有“地中海”。此发型对谢顶者而言,却是一剃遮百“秃”。

顺治二年(1645)六月十五日,多尔衮以顺治的名义颁布剃发令,下令“留头不留发,留发不留头”。南方多地人民拒绝剃发,因为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,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天道循环,但如果有人要在衣冠相貌上强迫其改变几千年的华夏装束,绝不会被汉人接受。当然,既然不剃发,那就只能被杀头,于是清军在多地进行屠杀。

其实,一开始清廷并不打算颁布剃发令,就在多尔衮率军刚进北京时,就下令:“予前因归顺之民,无所分别。故令其雍(剃)发,以别顺逆。今闻甚拂民意,

其长是牵幼向尊长奉送“礼物”,尊长向牵幼“散押压岁钱”。最大宗的礼物是黑山村乌庄头送给贾府的,禽兽鱼虾,柴米菜蔬,应有尽有,可折合银子二千五百两。押岁钱之别致者,有所谓“押岁银子”,共二百二十个,是用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碎金子熔化后倒入各式模子铸成的,因此出来的形状也各异:有梅花式的,海棠式的,还有“笔锭如意”式的,“八宝联春”式的。

再就是节日氛围的营造。腊月二十九日,“各色齐备,两府中都换了门神、联对、挂牌、新油了桃符,焕然一新。宁国府从大门、仪门、大厅、暖阁、内厅、内三门、内仪门并内塞门,直到正堂,一路正门大开,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烛,点的两条金龙一般”。贾氏宗祠里,更是“锦幔高挂,彩屏张护,香烛辉煌”。

除夕一到,春节也就迎来了高潮。家庭筵宴,长幼咸集,谓之“合家欢”,今日“年夜饭”。“男东女西归坐,献屠苏酒、合欢汤、吉祥果、如意糕毕,贾母起身进内间更衣,众人方各散出。那晚,各处佛堂、灶王前焚香上供,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,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,两溜高照,各处皆有路灯。上下人等,皆打扮得花团锦簇,一夜人声嘈杂,笑语喧嚷,爆竹起火,络绎不绝。”怎一个亮字了得!怎一个闹字了得!

大年初一开始,至十五日之夜,前后半个月的时间,主要是相互拜年,请“吃年酒”,个中详情,曹雪芹已“不能胜记”,我们就无从赘述了。



新年新气象。一声辞旧岁,新桃换旧符。旧的撕一地,新的贴两框,挂鞭巨响大吡花,能冒烟的都点着。烟气缭绕,纸屑满地,看着门前随风四散的带有年味的垃圾,这一年就算火了!在日趋信息化的时代,有些东西已经更迭,有些却依然如故。

开门红 邢大军

每年正月,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却常被大家忽略的现象:节后上班,非要先在单位门口放一通鞭炮,美其名曰:开门红!开了门,满地红,之后才心满意足开始坐下办公。这个景象在一些二三线城市较为普遍。

上班了,打开手机,点开信箱,回几封邮件,微信发两张“美颜”过的靓照。生活里有很多错位和误解,而我们默契地认为看上去很美。而岁月静好的日子,仿佛天天都像过年。这一年又一年的,想想也挺好。



画鼠吉祥 警春花刻

反非子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。自兹以后,天下臣民,照旧束发,悉从其便。”顺治二年(1645)五月九日清军攻陷南京时,豫王多铎还对率先剃发献媚的明朝御史李乔唾骂,五月二十五日多铎颁布告示:“剃头之事,本国相沿成俗。今大兵所到,剃武不剃文,剃兵不剃民,尔等毋得违背法度,自行剃之。前有无耻官员,先剃求见,本国已经唾骂,特示。”可见多铎对剃发的汉人持不同态度。

那么为何最终清廷要求汉人都剃发呢?一切都要从一个叫孙之獬的人说起。此人反复无常,一直不得志。清军入关后,他求官心切,是第一批投降清廷的汉官,并当上了礼部侍郎。孙之獬自己没什么本事,于是剑走偏锋,主动剃发。孙之獬把头发剃了,后面也留个大辫子,一上朝,汉族官员见他满脸装束,不愿与他为伍,满族官员也不愿跟孙之獬为伍。

孙之獬下朝后就上了一道奏章,向顺治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,当时顺治才7岁,多尔衮说了算,多尔衮看顺治中有这么一句话:“陛下平定中原,万事鼎新,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,此乃陛下从中国,非中国从陛下也!”多尔衮觉得有理,于是最终下了剃发令,千万汉人遭到荼毒。(王家楨《孙见闻杂记》)

关于剃发之事主要记载在明清时期朝鲜人来华的资料集《燕行录》当中,这些从朝鲜来北京的文臣、文人,将各种见闻写进自己的文集或笔记,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料。

语言自觉对于任何一种文体的写作而言,皆作为第一道门槛而存在,写作爱好者与专业作家的分野主要就在这里。文无法法,同理,语言的刻度在不同文体内部也缺乏一个通用的标准。

戏剧语言作为典型的舞台语言,口语化与动作性就成了某种内在要求;而小说由古老的叙事艺术发展而来,准确性往往会排在第一位;诗歌语言汇聚了各个民族语言的尖顶部分,成为文学语言灯塔之所在,因为追求陌生化和诗家语,诗歌语言锻造了文学史上最精彩的瞬间。而对于散文而言,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标准刻度,能够容纳和覆盖古今中外的一切作品。只能在相对宽泛的意义上,找寻那个具备最大公约数的刻度。

白话散文之前,多强调的是文章之道,罕有对散文语言的专门论述。像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”,阐发的是在讲语言的修辞问题,而“错彩镂金”“清水芙蓉”则是关涉美学上的要求。作为代表性的观点,苏东坡的“行云流水”说与其说是在讲语言的风格,不如说是在阐明文章的法度。现代文学时期,出于语言的自觉和推动新文体的确立,关于散文语言有两种代表性的意见,一为周作人的美文观,具体到散文语言则强调“理论之精密与艺术之美”;一为林语堂的平淡论,他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。前者为学者兼作家的语言观,而后者则是典型的文人式的论见。作为有趣的补充,现代文学三十年间,在散文语言的自觉与自律方面,走得最远的是朱自清,而散文语言的成就之峰却在鲁迅

散文语言的刻度

楚些

知堂在文章里说过一句“据说天津亦称小扬州”,我是扬州人,偶然翻到这一句,颇感亲切,亦觉好奇,天津扬州离那么远,怎么会有这个说法呢?我就想查一查,如今方便,到网上去搜。果然此说有根据,原来在明清之际,天津的水乡景色与扬州十分相近,加上扬州是盐垦集散地,而天津是芦盐集散中心,张问陶在其《天津》一诗中就咏道:“十里鱼盐新泽国,二分烟月小扬州。”从此天津就有了一个别称——“小扬州”。

被称为“小扬州”的还不止天津一处。马可·波罗游历中国十七年,并在扬州做过三年官,他曾称广东的南海为“小扬州”,南雄古称雄州,朱舜尊也在《雄州歌》中有咏:“十部梨园歌吹尽,行人虚说小扬州。”南京乃六朝古都,却也曾被人称过“小扬州”,是在嘉庆年间,文人吴清鹏来游扬州,见小秦淮河之美,又感扬州的物阜民丰,作《小秦淮》诗二首,其中有句云:“未必渡江能胜此,秣陵应号小扬州。”

有“小扬州”之称的地方据说有七八处之多,可见扬州当年的富庶繁华和名声之大。扬州在唐代就是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,有“扬一益二”之称。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,诗词里的扬

●藏月偶得 双花印模

王来华

年份:民国 使用地:玉林 此印模竖用,印堂有边牙,外形类船。印模刻有两个花卉纹饰,构图饱满,刻画夸张。此双花印模,不求形似,只取美观喜庆之意。



●网络新词语 副业刚需

宋宇涵

年轻人萌生找副业的想法主要有三个原因:一是生活成本不断上涨,主业已不太能满足消费需求,如果有副业收入作为第二重保障,生活会更宽松一些;二是

庄子寓言说解

王邦雄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五、庄周梦蝶

某个夜晚,庄子在睡梦中发现自己竟化身蝴蝶,他得意于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花园中飞舞,已忘掉了本来名叫庄周的那个人。没多久,他从睡梦中醒来,赫然发现自己还是原本名为庄周的那个人。这时候,心中闪现一个天大的问号:问自己是刚刚庄周梦为蝴蝶,还是现在蝴蝶正梦为庄周呢?人生路上哪一段是梦,哪一段才是觉?这涉及生命主体自我认同的定位问题。

人在睡梦中打破形体的局限,物我可以两忘,情景也可交融。“庄周梦蝶”的这则寓言完全以艺术美感的姿态出现,这是庄周身为大文豪所开显的文学理境。但化身蝴蝶也有形躯脆

这里,这在欧化严重的白话初期,简直是一个奇迹。解析这个现象,我们只能引天才定律,如同康德所讲的那样,天才就是天赋的才能,他给艺术制定法规。

如果以时间段为切分的话,白话散文的前七十年,散文大体以追求明白如话为旨归,后三十年则以语言的锐度和深沉为标识。实际上,近三十年来的散文写作,在语言呈现上确实走向了开放和多元,如同泄洪后的水流,打开了万花筒的颜色。这里面有两个点位无法绕过,一是散文作家普遍抛弃了平淡、简单、朴素的白话散文的传统,纷纷走向了个性化的语言之路;二是大批的诗人、小说家涌入散文的园地驰骋,意气风发之处,一改散文既有语言秩序,单是诗人群体就带来了诗性、灵动和口语化、日常化这两种潮流。随着叙事的权重愈发彰显,追求语言传达的锐度和力度盖过了其他潮流的风头,成为主流性内容。

该散文语言,需要和写作对象结合在一起,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样式,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,最重要的是要和对象之间形成一种谐振的关系,既要考虑到散文路数的基本特性,更应该关注书写的具体对象。这方面鲁迅的散文就是例证,其实这也对应了陈剑晖先生提出的语体文体这个概念。源于个人性一散文内核的存在,散文语言大体上观照的是个体的体温和日常的事物,再结合汉语一贯追求凝练的传统,因此,准确同样是散文语言避不开的,另外,风格的简练也同等重要。如果要给出当下散文语言的最大公约数的话,准确和简练,就是我个人给出的答案。

小扬州 孙香我

如今的扬州已是二三线城市,与自家昔日的辉煌比,与现在的一线城市比,扬州自己已经是“小扬州”。但如今扬州的发展却自有原则,不与人家比城市规模,不与人家比高楼大厦,要建设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。

如今的都市都是攀比着建高楼,越建越高,越建越多,而在扬州的主城区,你就看不到一座高楼大厦,不许建的。现代化的都市,高楼大厦算什么,几百米高的也不稀奇,建很容易的,不建才了不起。扬州何用与人家比,做得大,做得小,有见识,有定力,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与底气就都在这里了。如此“小扬州”,吾爱其小。



●百草园 “鼠”你最棒

尹元钧

春节长假过后,很多朋友又回到了工作岗位。新年新面貌,新年新气象,在新的一年里,努力工作,“鼠”你最棒!

互联网迅速发展,电子商务给大家提供了寻找副业的渠道和平台;三是人工智能的不断成熟,使得一些重复体力劳动的人员有了比较大的职业压力,提前找好副业,相当于给自己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。

为人生寻找更多的可能是值得肯定的,但也要注意结合自身的条件,平衡好主业和副业的关系。

弱与生命短暂无限,只显现刹那间的美感,而给不出人物在人间间意气风发与智慧灵动。所以,大哲人庄周不能停留在闲情自得的美感理趣中,总要回到人间,为人活一生找到生命价值的根源之地。他说:“周与胡蝶,则必有分矣!”形体可以解消,也可以转换,不过终究要回归庄周还是庄周,蝴蝶还是蝴蝶的“分”。

前面讲“庖丁解牛”时曾说,生命主体的“心”,落在形中,面对天地万物,可以有目视、心知与神遇的不同层次。目视看到的仅是具体的形象,心知执取的则是抽象的概念或实用的价值,神遇体现的则是生命的理境。

所以说,人生不要老在知心知执著与人为造作中原地打转,而走不出自己的路来,而是要回归生命自身。活出何等人生,活到哪个层次、哪一种高度,完全由自己的“心”决定。我总觉得这个社会太复杂,人间太艰苦,大家坎坎坷坷过一生,实则转念间也可以潇潇洒洒走一回。问题在你心——一定要先释放自己,才能释放天下。